

文化东莞

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文艺类丛书

土地

「长篇小说」

楚云◎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土地

楚云◎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土地 / 楚云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5. 3
(“文化东莞”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)
ISBN 978-7-5360-7416-3

I. ①土… II. ①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8821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责任编辑: 张 懿 李珊珊 张 旬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: 刘红刚

书 名	土地 TUDI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12.625
字 数	280,000字
版 次	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《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（2013 年）》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潘新潮

副主任：叶泽驹 刘锦明

委 员：曹永阳 林玉秀

张淑玲 曾小春

柳冬妩 朱莲红

东莞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

(总序)

潘新潮

这套《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文艺类丛书（2013年）》的出版，可以说是近年来东莞文学创作优秀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。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东莞市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（2011—2020年）》和《东莞市建设岭南文化精品名城实施意见（2011—2020年）》，根据《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2012年底我市开展了东莞市文化精品专项资金申报评审工作。经评审公示，我市共有九部文学艺术作品入选首批出版补贴类项目，当中有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、戏剧作品集、文学评论集、纪实文学、版画作品集。

东莞作为“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”，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。特别是最近几年，随着东莞文化名城建设的推进，东莞的文学艺术创作与之呼应，东莞作家、艺术家出现了群体性崛起。“东莞作家群”中有中国作协会员二十余人，省作协会员近百人，他们写出了一大批浓厚凝重、意蕴深远的精品佳作，在当代中国文坛筑起了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线。

2013年，东莞作家荣获了“三个一百”国家原创图书奖、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、台湾第四届桐花文学奖、在场主义散文奖、广东省“九江龙”散文奖、2013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众多奖项，东莞文学作品还频频登上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、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、2013年中国散文排行榜、2013年中国随笔排行榜等。东莞文学作品如此密集地获奖和荣登各类文学排行榜，在此以前从未出现过。在旗帜林立的当代文坛，“文学莞军”成为一支不打旗帜的文学劲旅，成为中国文坛上一支令人瞩目的生力军。文学是历史发展的语言镜像，也是现实真实的心灵回声。阅读这套丛书，我们可以触摸历史，触摸时代，触摸这里的山川河流、人文气息。

“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”希望东莞的作家、艺术家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创作出更多优秀文学艺术作品，抒写东莞情，传递正能量，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。

（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
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？
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

——题记

目录 | Contents

第一章 一头猪的风波	001
第二章 疼痛的庄稼	040
第三章 田园上的爱情	111
第四章 锹与笔的战争	142
第五章 天使与魔鬼的舞蹈	170
第六章 死是活的火焰	241
第七章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	296
跋 戴着镣铐的舞蹈	388

第一章 一头猪的风波

农谚云：“过了惊蛰节，春耕不停歇。”可留在村里的是“386199”部队。这是人们对留守在村里的妇女、儿童和老人的戏称……

1993年早春二月的江汉平原，处处还残留着严冬的气息，明媚温暖的阳光刚捂出嫩绿的草茸，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又凛凛侵袭过来，仿佛要驱走人们企盼已久的春天。天上的乌云在迅疾地弥漫，一会儿天地间就变得阴暗起来，汉风的心情也同这天气一样，潮湿得要下雨了——他怎么也找不着家里的钱。

“木兰，你到底把钱放到哪儿了？”他第四次问老婆道。

木兰在屋前的那棵歪脖子桑树底下吭哧吭哧地洗衣服，她头也没抬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吵死呀？钱！钱！前世差你的钱！”

汉风看看表，离上课只有二十分钟了。他跑出去一把拉起木兰，说：“你把钱给我行不行？”

“你几时给我的钱？”木兰把眼睁得圆彪彪地说。

“前几天卖猪的钱呢？”

“没了。”

“没了？又没买什么东西，怎么就没了？”

“没了就没了，你管不着。”

汉风直直盯着她足有一分钟，把一股怒气逼进丹田，问：“是不是又把钱给了你娘家？”

“哼！我要给，这猪又不是你喂大的！”

“我还是一家之主是不？”汉风再也忍不住，气急败坏地对木兰吼道。

“没有钱的家主是人吗？”木兰针锋相对。

“你……”汉风无言以对，转身进房，没好气地朝墙根的一个罐头瓶踢去，那瓶呼地飞起，碰在墙上，碎玉溅珠地破了，里面的石灰扬起一团白雾。外面的木兰听见砰的一声，以为汉风在砸东西，慌忙进去。只见汉风正弯腰捡钱，急探手一抓，汉风一闪，早躲开了。

“就像个强盗，藏在鬼地方你都寻得着。”木兰竟笑起来，一边说，一边抢。汉风也不动，只把手高举着，说：“你防我倒真是像防贼似的，把钱放在烂罐头瓶子里，亏你想得出。”木兰力小，掰不弯汉风的手，支扭了一会儿，终是气累，停下来问：“你要钱到底做什么？”

“报名读书。”汉风说道，“明年民师考试，考上就民转公，吃商品粮，用不着种那鬼田了。”汉风读书是真，是读华中师大函授。而考试转正吃商品粮，则纯粹是“艺术的真实”了。木兰果然一怔，“真的？”但旋即冷冷一笑，“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就是有，也轮不到你，你的命有多重？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？少废话，钱拿

来!”汉风急忙分辩说：“真的，我不骗你，要不你明天去问谢老师，学校里有好几个老师都报名了。”木兰沉思了一会儿，问：“明年读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民转公名额有限，竞争得非常激烈，这个机会万不能错过。”

木兰听了沉吟道：“可……我们这个小屋实在住不好了。一下雨连床上都漏。这卖猪的钱是我准备去买瓦的，一年积一点东西，过几年把屋做起来，别人进来也有个看相。现在的人势利，你没有钱人家瞧不起你。再说民转公也见不得是什么好事——电视上不是常说好多国家老师的工资都发不下来，我看你就别想这个心思了。”汉风说：“屋可以不做，书是不可以不读的。”木兰就把嘴一撇：“哟哟！你看你把自己美的，你书读那么好，怎么没去当官还在抠牛屁眼？”汉风回道：“总比你这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强。”这句话捅到了木兰的痛处。汉风当过四年兵，平时不抽不赌只爱看书写文章，还是省报的特约通讯员，所以连村干部都有些畏惧他，怕汉风用笔给他们捅娄子。汉风跟木兰结婚，原也是迫不得已。原来汉风复员后，以前的女友梅想重续前缘，而梅的丈夫世光也是汉风的同学，无可奈何之下，汉风经人介绍认识了木兰，不到三个月就草草结了婚。结婚那天汉风喝得酩酊大醉，在无人处大哭了一场。只隔两天，梅和世光便去了汉口，从此双方音信断绝。木兰也知道丈夫并不怎么爱自己，所以两人的心一直未真正融合过。现在一听汉风这样揭自己的短，不禁脱口骂道：“我就是没文化，你去汉口找那个有文化的婊子好了。”汉风的心像锥子猛扎了一下，痛得一阵哆嗦，鬼使神差般一耳光扇过去，啪的一声脆响，两人愣住了，虽同床异梦几年，但基本还能遵守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，从未兵戎

相见过。木兰从迷糊中醒来，劈胸揪住汉风，哭道：“你把我打死好了！你把我打死好了！你把我打死一心好去找那个骚婊子！”汉风愈加心烦，用力一推，木兰踉跄开去。汉风抽出五百元钱，一头扎进风中，屋里不断传出木兰声嘶力竭的咒骂声和尖亢的号哭，汉风忽然觉得好累好累，像走进了沙漠一样。抬头望天，只见云团的空隙间露出青天的一角，泛出隐隐的笑意，仿佛在嘲笑人世间的种种尴尬和无奈。

汉风放学回来，见妻子还睡在床上生气，刚三岁的女儿蓉蓉伏在妈妈怀里酣睡，甜梦中不时发出抽泣声。汉风一阵心酸，放下提包去做饭，到橱柜看看，只剩一碗腌咸菜，而此时菜园里还没有什么新菜可摘。这饭咋做呢？这时母亲送来两颗白菜，没好气地泼在地上，数落说：“我看你穷得要烧蛇吃了。”汉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洗菜淘米后，却又发现没有盐，捏捏兜里，一个硬币也没有。早晨向谢纯借了八十元钱才凑齐报名费。卖猪的钱是唯一的家当，现在却全部“报销”了。汉风到房里拉开写字台的抽屉，看有没有不经意留下来的零钱，匣子都翻烂了，哪见半分？汉风愣在桌前不知如何是好，去找二嫂借么？前几天木兰刚和她小吵过，拉不下这个面皮。去找老父老母？自己都三十岁的人了，还去剥削老人，天理难容！去赊？为区区七毛钱找人说好话，不值……汉风心头悲酸酸的，想我他妈怎么活得这么窝囊？写什么臭小说，害人又害己！汉风跌坐在沙发上，心里像塞了棉絮似的憋胀得发痛。

房里阴暗而潮湿，不时散发出阵阵霉味。地上凹洼处积满了黑黄的屋漏水。墙壁青色的砖体裸露着，污垢而粗糙。房顶上那张用蛇皮袋拼凑起来的蒙布已被烟熏成黄赫赫的，仿佛是从古战场拉来

的斑驳皮革。“这就是我的家。”汉风在心里叹道。他不羡慕别人的高楼大厦，只要灵魂有所归宿，就是住草棚也心甘情愿。可是他却觉得自己的身心像一枚秋叶，飘飘荡荡没有着落。

汉风在那里自怨自艾，然而肚子不争气地咕咕造起反来，他的目光无力地漫游着，忽然有了主意，急忙抱起蓉蓉。蓉蓉见是爸爸，撒娇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说：“爸爸，我饿！”汉风一阵幸福甜蜜，狠狠地啃了女儿几下，房里飘荡起银铃般的笑声。

“蓉蓉，去小卖部买一包盐来好不好？就说爸爸明天给钱。”看着女儿一蹦一跳而去的背影，汉风心想：“要是我没有蓉蓉，不知这顿饭还能不能做？”他不禁自言自语地道：“真是死搞文学活受罪。”

一道绚丽的光华忽然刺得汉风目眩，原来是夕阳的余晖透过树梢射进窗来。汉风踱出去，只见西天的晚霞像火一样燃烧着，把地上的房屋、树梢、河流、草垛……都染上了玫瑰似的红色。有风吹来时，这光波便如纱翼一般颤动。汉风缓缓抬起目光，一群小鸟正在天上飞过，他的目光追随着它们，渐行渐远，渐行渐远，直到消失在遥远的天际。

第二天是星期日，学校放假，木兰一大早就领着蓉蓉回了娘家。只要一吵架，木兰就往娘家跑，而岳父岳母又非常护短，说把女儿推进了水里丢进了火坑里，常常把汉风骂得狗血淋头，这令汉风异常恼火，所以翁婿间的关系亦很紧张。这时汉风躺在床上，想象着木兰在她母亲面前诉苦的情景，心就像泡在苦水里，“饥不择食，寒不择衣，慌不择路，贫不择妻。”汉风长叹一声，疲惫地闭上眼睛，这时脑里浮现出一个美丽的情影：一头乌黑如墨的齐眉短发，总是散发出一丝淡淡的幽香，额头光洁而亮丽，宛如一块白

玉。特别是那双明眸，总笼罩着一层如烟似水的薄雾……这就是梅，这就是他初恋的梅。一阵不可抑止的伤痛像潮水涌上心头。“这就是生活。”汉风呻吟似的道。

突然，从前面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。汉风连忙起身出去，只见儿时的伙伴水生屋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人，忙挤身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一人气愤地答道：“他妈的又在收公粮税费。”

“收公粮税费？今年的春耕都还没开始，就收什么公粮税费？”

“去年的尾欠呗！”

汉风这才恍然大悟。果见管理区书记谢首龙、村支书邓业光、村主任万宝刚和其他几名村干部都在这里，水生正在和谢首龙交涉。

“唏——！你为什么拒交国家任务？”谢首龙尖着嗓子说。

“田都还没开始种，我用什么交？”水生一张脸这时气得发紫。

“唏——！你去年种田没有？去年的粮食呢？为什么有尾欠？”

“负担太重，我交不起，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的，工钱都换不过来，还亏本！你们这些当官的算算，一千斤谷才卖四百多一点，而一亩田农业税就有二百多块，我们还要田间开支，你说种田是亏本还是赚钱？”

“唏——！扯淡！你到底交不交？”

“我实在没钱交，学生伢的报名费都是拿的高利贷。”

“唏——！你屋里那头肥猪能卖钱不？”

“那……那是我今年的田间开支。”

“唏——！你狗日的真是个刁民！”

水生张口结舌立在那里，胸脯剧烈地一起一伏，谢首龙的三角眼也睁圆了：“怎么，你狗日的想吃绳子？”

“我一不偷二不抢，你凭什么捆我？”

“凭什么？就凭你拒交公粮税费！给我把这家伙绑起来，押到管理区。”谢首龙咆哮起来。

村支书邓业光是谢首龙的亲姨表兄，平时仗着家里人多势众和谢书记这座靠山，在村里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，群众敢怒不敢言。这时有露脸的机会，如何不抖这个威风？谢首龙话音未落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，村长万宝刚连忙劝道：“今年的工作刚开头，万一千群关系搞得太僵，以后的工作就不好办了。俗话说‘人心齐，泰山移’，群众真是上下一齐心，我们就没猴子舞了。”邓书记心里滴溜溜一轮，遂有了主意，于是大声说道：“谢书记，你怎么随随便便在我们村抓人？你今个儿要是把水生的猪牵走，我这个鸡巴村支书就不当了。”一番掷地有声的话把谢书记说得愣在那里，云笼雾罩地望着他的表兄，鼻孔里哼了一声，不屑地说：“像这种顽固分子，有什么思想工作可做的？只有用行政手段来修理他。”

“可……怕群众起哄呀！”

“唏——他们把我抱着啃？”瘦仃仃的胳膊一挥：“怎么，还要我亲自动手？”几个村干部得了将令，狮子一样冲进屋，顿时鸡飞狗跳，邓业光突然哎哟捂着肚子蹲了下去，万宝刚忙问：“怎么了，老邓？”

“我……肚子痛得厉害，你……你在这里看着，别让他们把猪牵走了。”邓业光说完，一溜烟朝厕所跑去。

村干部赶出猪，水生的老婆秀英遍地打滚杀猪似的叫，一家老小哭成一片。

汉风目睹这一切，不知怎么要哭，他痛苦地闭上双眼，这时邓业光拎着裤子跑出来，嚷：“人呢？猪呢？”万宝刚懒懒回道：“被

你老表赶走了。”邓业光就一跳三尺高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？我一不在就搞成这样。真……真是一刻都少不得我。”万宝刚懒洋洋地说：“你是书记嘛！”邓业光上前拉住水生，拍着胸脯，唾沫飞溅地说道：“你放心，要是你的猪掉了一根毛，我这个鸡巴村书记就不当了。”水生的老婆哭着求道：“邓书记，你要给我做主呀！”邓业光刚要慷慨激昂，一个声音插过来说：“邓书记，你老表今天可过足了洋瘾。”邓业光掉过头：“怎么了？”那人说：“别人只骑马，你表弟今天却骑猪。你说，这不是过足洋瘾吗？”人群一阵哄笑。邓业光愤愤道：“我才不认这个老表呢，什么东西！”汉风听得恶心，见万宝刚靠在树上抽闷烟，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。宝刚吐出一口烟子，沉重地说道：“这事要不是发生在忠厚老实的水生身上，不知是什么结果？”

“或许会出人命！”汉风的声音充满忧郁。

二

农谚云：“过了惊蛰节，春耕不停歇。”可留在村里的是“386199”部队。这是人们对留守在村里的妇女、儿童和老人的戏称。那些青壮年劳力，未出正月十五就纷纷外出谋生了，有的宁愿把性命丢在外面也不愿意在家种田。今年镇里对教育也进行了改革，所有的民师工资都由镇财政统筹，老师的工资大大降低了，每天的工价不到十元钱，导致骨干教师纷纷外流。纵使留下的老师也无心教书，他们的心理严重失衡：自己一年的工资，还不够那些大款和贪官们吃喝一顿的！

开学一个多月了，工资还没有发下来，前几年的田间开支都是

汉风在学校预支的，今年没这个指望了。镇里除了留下书杂费及少得可怜的开支外，其余的钱被他们一包袱拎走。可季节不等人，手里半分没有，汉风心急如焚，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几个亲戚，钱没借到，却吃了一肚子热嘲冷讽。

太阳已坠入遥远的西山，晚霞如同火焰在天边燃烧，流光万丈地铺洒下来，大地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金纱。晚风吹拂着汉风清瘦的面颊，却吹不散他心中的酸楚。他觉得世道有些变了，越有钱的就越有钱，越没钱的就越穷。一股浓浓的悲凉袭涌上来，他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和可怜，谁都可以轻视自己。难道是自己选择错了吗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也许真不该搞文学的。

汉风垂着头，任凭由双脚牵引着身子，梦游似的走着，不知不觉中，他来到一幢三间瓦屋门前，抬头看时，原来是谢纯的家，门前一幅对联写道：

淡泊明志墨香远

静以修身诗风淳

汉风会心地笑了笑，这时谢纯已迎了出来，说：“怎么像心事重重？”

“还不是为孔方兄。”汉风苦笑道。

“现在的钱难借，你越穷就越没人借钱给你。现在的人啊，都精得很！”

谢纯三十七八年纪，是全镇民师中最早转正的一批。年少时也做过文学梦，所以跟汉风是忘年交，两人无话不谈。他见汉风愁眉不展，便说：“如果你要高利贷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”汉风